

古桑洲，一座岛的变与不变

策划/李卉 张玉成 文/郭亮 视频/李翰 楚洋 黄婷婷 许芊

06

株洲日报

神农城迹

SHEN NONG CHENG JI



责任编辑郭亮 美术编辑黄洞庭 校对/白晴春 2023年4月29日 星期二 22593776



远眺古桑洲，宛如一条巨型鲇鱼横卧于湘江中心 楚洋摄

金霞山下石，结为鼓颡洲。千里延岳秀，万古扼湘流。形家曰巨鳌，鼓颡东上游。先世在吉水，明初徙潭州。五传崇义公，兆兆正整头。当时张文毅，从公诸孙游。为公卜吉壤，大笔表潜幽。至今三百年，堂封成崇邱。岁时供祭扫，土田幸长留。

这是清乾隆朝才子罗云阜所作《鼓颡洲》诗，叙古桑洲(旧称鼓颡洲)人文风光及先祖罗瑞与茶陵张治交游事，鼓颡洲罗氏一脉望溯湘五百年亦发轫于此。

于株洲市民而言，古桑洲并不算太过陌生的存在，偏于城市一隅的湘江中心，有轮渡往返，岛上居民多种养蚕桑，逢周末或节假日，市民多喜上岛踏青游玩，放松心情，我亦曾多次呼朋引伴前往，亦知洲头的罗瑞古墓为株洲市文物保护单位，除此之外，则了解阙如。

这一次，籍“跟着诗词游株洲”之契机，我们重新踏上古桑洲的土地，不再孜孜于前人著述无数亦人所共知的鼓颡罗氏家族往事，只漫无目的地行走其间，聆听这一方土地的虫鸣与鸟叫，在历史的温情与厚重之外，重温已远离我们多年的田园牧歌之梦。



扫码观看古桑洲精彩视频



复建的崇义坊，其后是古桑洲罗氏五世祖罗瑞墓 楚洋摄



古桑洲岛上，密密麻麻的桑林 楚洋摄



正在啃食桑叶的蚕宝宝 楚洋摄



将熟的台湾长果 楚洋摄



码头边，散放的小舟 楚洋摄

行，每隔半小时开行一班，岛外居民上岛游玩往返亦赖此船。

我上到船上，驾驶舱里的船老大隔着玻璃指示我穿上救生衣，又指指窗玻璃一侧的收款二维码让我买票，票价六元，含往返，从岛上返回，则不需另外买票，当然，这个费用于岛上居民而言，是不需缴纳的——据社区数据，古桑洲现有户籍人口316人，常住160多人，船老大是岛上土生土长的，自然个个都认得，想冒充岛上居民逃票，那是没可能的事。

不是周末，船上除了我这个外来游客之外，便只剩一个明显是岛上居民的中年大叔——没见他买票——脚下的蛇皮袋鼓鼓囊囊，显是自市区采买来的物资，上船便走到驾驶舱附近和船老大打闲讲，倒显得我有些无所适从。好在天气绝佳，湘江水清浅碧，偶有几艘货船穿梭而过，掀起一道道涟漪，在阳光下碎金点点，煞是好看，太白诗曰“两岸青山相对出，孤帆一片日边来”，可惜这一段江流的两岸，一边是平整的万峰湖湿地公园，自无起伏的青山之势，另一边便是罗云阜诗里提到的金霞山，属于湘潭之辖境，起伏之势是有，只是前些年开发过度，绿意葱茏里裸露着大片火电厂的恍若伤口的灰白色山体，更建有火力发电厂，两根高耸入云的大烟囱在视野里挥之不去，到底差了点意思。

所幸航程颇近，不过三五分钟，船速便降了下来，古桑洲就在眼前，视野随着码头边的坡道蜿蜒而上，屋舍、绿树、走动的行人，逐一清晰起来，除了洲头我早就熟知的罗瑞古墓，这座小岛还有什么样的人文风景等待我去发现并了解呢？我这样想着，此前惋惜金霞山生态破坏的不佳心情也就一扫而空了。

补些收入。何不自己去赚这个钱呢？至少，自己是专业的啊！杨林如是想着，拉了兄弟入伙，就在自家的宅基地上开起了农家乐，多年苦心经营，又有专业底子在，这家靠近码头的天天有鱼名气也渐渐了起来，但有游岛之客人，若要用餐，必定来此。

尽管身为岛上的“网红”名店，作为厨师，也是老板之一的杨林言语间却谦逊得很，直言“有么子巧”，就是些寻常的乡土菜，以前主打河鱼，禁渔后不让售卖，改用外间贩卖的水库鱼，总觉得差那么点儿意思，好在还有自家养的土鸡、自己熏的腊味，以及让杨林引以为傲的沙洲上种出的水灵脆嫩的时令菜蔬。在杨林的记忆里，自己幼时，父母种桑养蚕之余，亦侍弄着一大片菜地，隔三五架架上自家的小船，划到市区的码头，蚂蚁搬家似的把菜搬到当时的钟鼓岭菜市场售卖，市区的人嘴刁，识货，晓得沙洲上种出的菜比之一般田间地头出产的要好吃，销路好得很，也是蚕桑之外的另一项收入来源……现在，当然不用外出卖菜了，店里还不够用呢，蚕也不养了，那是辛苦差事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吃不消，桑树倒还种了些，桑叶可供入馔，春末夏初上市的桑葚是上岛游客的心头好，也是一笔收入，卖不完的还可以泡酒，店里就有卖，据说后劲颇足，我不会喝酒，也不敢轻易尝试。

天老爷给力，阴多日的株洲在清明过后竟然难得地放晴，湘江奔涌不息，狭长的古桑洲如一尾巨大的鲇鱼横卧于江面，洲上红瓦白墙的屋舍偶于绿树葱茏中露出部分，因着江水的阻隔，极易让人想到陶渊明笔下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，有良田、美池、桑竹之属。阡陌交通，鸡犬相闻。其中往来种作，男女衣着，悉如外人”的桃花源。

“突突突”，一阵由远及近，越来越响的马达轰鸣声打断了我的联想，江面之上，起先停靠在洲边一条轮船正开足马力往我所在的堤岸这边驶来——这声音再熟悉不过，幼时去河对岸的外公家拜年，也是要在码头边等轮渡，江面雾气大，往往十数米开外便不辨彼此，只有听到由远及近传来的“突突突”声时才晓得，轮渡马上就要靠岸了。彼时我们管轮渡叫帆船，柴油动力，“突突”声响外，并有滚滚黑烟，船体除驾驶舱外，概无舱室，只横七竖八地摆了十数张条凳散落在甲板之上……遥望越驶越近的轮船，与我幼时去外公家拜年所乘轮渡并无二致，依然是除驾驶室之外裸露在外的甲板，乘客们散坐在甲板之上的长凳上，有那耐不住寂寞的，便立在船头的栏杆处眺望江景，只并无意幼时常见的船头烟冒出的滚滚黑烟，空气中亦无闻之令人不适的柴油味儿。

不多时，那船便驶到我面前停稳，船上的乘客，想必是岛上的居民吧，轻车熟路地启动电动车，利落穿过我的身侧，沿着水泥砌成的坡道直往堤岸处行去，那里是相比岛上更为广阔的空间，也有岛上没有的各种生产、生活物资，因为江水的阻隔，岛上居民与外界往来只能依靠舟楫通行，以往家家户户都有小船，通行之外，更可捕鱼贴补家用，后来禁渔，这些船只被回收，社区采购了两艘帆船以便岛上居民出行。

40岁的杨林坐在店门前的凉亭下抽烟。现在是午后两点，非节假日，岛上并无多少游客，绕是岛上名声最大的农家乐，也就三两桌，作为饭店掌勺也是老板之一的杨林很轻松地帮客人安顿好，又将家人的伙食准备妥当，吃过饭后抽根烟，打算过会儿再来收拾桌上的碗筷。与此同时，岛上请的帮工也陆续到了，屋场上散落着大小长短不一的建筑管件，桑葚将熟，又届五一黄金周，岛上马上迎来一年中最热闹的旅游旺季，得趁这之前将能遮盖整个屋场的棚子搭起来，按往年的客流量，现有的店面根本容纳不了，只能将主意打到占地颇广的屋场之上，“总不能让人露天候着吧？”杨林说。

杨林是十年前回到古桑洲的，在此之前，他曾在市区开过饭店，更早之前，也曾漂泊四方，实际上，这也是大多数杨林这一辈岛上居民成年后的命运轨迹——洲上可耕种土地本就不多，又常闹水患，粮食作物收成无法保证，好在桑树耐旱耐水，不知多少辈以来都以种桑养蚕为生，可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，蚕桑收入已无法承载岛上越来越多人的人口，外出找活也成了必然的选择。

之所以选择回到古桑洲，是因为彼时的杨林敏锐地意识到，这个自小长大的小岛，逢节假日总有不少外人过来游玩，有心思活泛的住家提供饭食招待，多少也能贴

从杨林家的农家乐出来，我跟陪同的社区工作人员打听，想去哪户居民家的蚕房看看，工作人员面有难色，说前雨雨水太多，桑叶出得迟，大规模养蚕还得等几天，可能难得看到，好容易打了圈电话，总算问到了有提前育蚕的居民，但却对我想要参观的请求婉言拒绝，一个是蚕刚育出没几天，现在也就比米粒大不了多少，看不出什么名堂来；二个嘛，蚕喜清洁，对生活环境要求苛刻，恒温恒湿不说，还闻不得半点异味，我这满身烟臭的老烟民自然谢绝入内。

好吧，既然不能参观，那就从育蚕的故事开始说起吧。

对面的妇人看上去五十开外，个儿不高，略胖，脸上是常年劳作带来的健康红润色，说是岛外嫁过来的，小三十年了，自嫁过来起，每年的这个时候起，就开始进入持续大半年的采桑养蚕季，现在蚕房里就养着一纸刚孵出不久的幼蚕——这里形容蚕的单位是纸，一张比A4纸大不了多少的棉布，上面布满密密麻麻的蚕卵，买回来放蚕房，两三天就能孵化成幼蚕，数量约在两万尾上下。刚孵出的幼蚕，吃得不多，一天两顿足矣。采桑量也不算大，一人足以轻松应付，待过阵子，蚕体渐大，蜕过一次两次皮后，食量亦随之大增，且两餐变三餐，甚至四餐，对桑叶的需求也水涨船高，每日三次采摘桑叶就要耗去不少时间，待到自家桑树出叶不及时，还得走老远的路去周边的野桑林去采，最怕落雨，蚕性娇弱，进食的桑叶须干爽洁净，否则容易死，采来的桑叶须拿干净抹布一片片擦干净才能喂食，“磨得人气死”。难怪会对我此前说“一头牛也是赶，一群牛也是放，何不多养几纸蚕”的说法会露出见到傻子似的笑容，还真是“何不食肉糜”！

“要喂个把月，蚕脱五次皮才结茧。”妇人继续说道，这边收完茧，那边新的蚕纸又到了，重复跟上个月一样的采桑喂蚕流程，如是一直到农历九十月，桑树不再长新叶，才算结束这一年的蚕桑劳作。

结下的茧，有人上门来收，也可以留下，自己煮茧、抽丝做成蚕丝被，比单卖蚕茧要划算。毫无疑问，住在码头边上的郑中意阿姨是个中好手，高峰期一年可以卖出百床手制蚕丝被。

53岁的郑中意和丈夫都是岛上土生土长的，年轻时也曾离岛讨生活，后来因为所在单位效益不好，先后回岛，捡起祖辈辈不知持续多少年的种桑养蚕的营生。在此之前，岛上居民收的蚕茧都卖给丝绸公司，完全的买方市场，挑挑拣拣，双宫茧——指同一个茧内有两粒或两粒以上蚕蛹的茧——一概不要，因其吐丝时相互缠绕，不是一根丝到底，丝不够结实，无法抽丝做真丝布料，故每次卖蚕茧，总要剩下不少双宫茧。神奇的是，这些丝绸公司不要的双宫茧，却是做蚕丝被的最好材料，丝头虽杂乱，却异常蓬松，岛上居民积下足够数量的双宫茧，便剥出丝绵，做成蚕丝被，自用或者馈赠亲朋，后来，也有上门来买的，算起来，正是郑中意回岛前后的那段日子。

回岛的郑中意在种桑养蚕之余，更多的精力放在了手工制作蚕丝被上。制作蚕丝被，首要的步骤就是剥出蚕丝——先将双宫茧剪个小口，取出蚕蛹（这是老辈们的心头好，高蛋白，油炸后下酒颇妙，岛上各农家乐多有售卖），再入锅煮熟（亦有煮熟后再取蛹的），而后用手撑开扩充蚕茧并拉成小的丝片，再一层层缠裹在弓形的竹制工具成丝棉兜，然后晾晒晒干，就到了最为耗人工的拉丝阶段：绵兜扯开一个缺口拉成绵片，再拉住绵片四端（一般需要两人操作），用劲将绵片扯成一层层的丝绵，这活儿须强弱有度，不急不慢地拉扯，出的丝绵才能“匀薄如纸、莹洁如玉”，也才能卖个好价钱，最是耗时耗力，即便卖个不错的价钱，也是耗时耗力，即便熟手，一天能扯出斤把丝就算相当不错了，一床七八斤的蚕丝被，从前期煮茧到后期翻被，没得十天半个月功夫根本弄不下来。好在现在有机硅可以替代这个拉丝的步骤，半天就可以拉出一床被子所需的蚕丝来，只是最后翻被这个步骤仍得纯手工完成，拉开的丝网一层一层叠加至要求的重量，并以丝线固定，最后再套上被面。郑中意手稳，叠放的丝绵厚薄均匀，丝线固定手法也到位，成被轻盈柔顺，不易变形，老客户口耳相传，订单也就忙不过来了。

四月的阳光和暖，有风拂过面颊，轻柔而惬意，并在这个季节独有的隐约的花草清香萦绕其间。一条宽广平直的水泥硬道自北向南贯穿全岛，道路两旁散落着岛上居民的住房，多是两三层的水泥结构，外墙贴了白瓷砖，与岛外他处村落并无太多差异，除此之外，便是密密匝匝、随处可见的桑林了。

种桑养蚕，大概是中国最为古老悠久的生产生活方式，传说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的，到商代时，养蚕业便已经兴起，并设有专门的官员管理蚕事。《诗经》中并有大量提到桑树的篇章，使得古朴粗犷的自然画面，也因蚕桑的加入而变得柔和、华美，而“桑梓”一词在汉文化里作为家国的象征，更反映了先秦时期农桑遍野的现实。

除了担当经济生产作物的角色之外，在文人墨客的笔下，桑树往往还寄托着他们归隐田园的梦想。陶渊明就多次在诗中表达对“桑榆肯兴，农夫野宿”的田园生活的向往，苏轼被贬黄州，更是开荒东坡，“自种黄桑三百尺”，安心过起“身耕妻蚕”的农事生涯，就连大名鼎鼎的诸葛亮，也在上后主的表中写道，“成都桑八百株，薄田十五顷，子弟衣食，自有余饶”，以此来婉拒后主厚赐其家小的好心。

当然，于岛上以蚕桑为生的居民来说，这些承载着文人墨客无尽情感投射的感慨与生计并无关联。古桑洲四面环水，地势所限，无法耕种五谷，所幸有耐旱亦耐水的桑树，先民们定居此岛，种桑养蚕，缫丝所得，五谷杂粮及各种生活、生产物资皆在其中，日子虽清苦，倒也一竿又一竿地传承至今不绝。

此刻，我正行于那条贯穿全岛的水泥硬道上，道路两侧，密密匝匝的桑林在四月的和风拂下晃动着枝叶，似乎正欢迎我这不速之客的到访。时序已是仲春，桑葚将熟，枝丫间一兜兜伸出，青红相间，煞是喜人，我忍不住挂住了颗红多青少的入嘴，满以为多少会带些酸甜，却不料是又苦又涩，全不似我幼时在乡间所见的桑葚，即便未能熟透，但有些红紫之色，入嘴多少也会略带甜酸，哪会这样又苦又涩，完全不能入口？

当然不一样，这是引进嫁接的新品种，陪同的社区工作人员解了我的疑惑。2016年，为促进古桑洲文旅产业发展，社区联系农科院的专家给古桑洲上的桑树做了良种嫁接，引进台湾长果、白珍珠、大石三个桑葚良种——长果汁多，宜酿酒；大石果香浓，甜度最佳；白珍珠清甜，微带奶香，最受游客青睐——自此，春末夏初的桑葚成熟季，去古桑洲采摘桑葚也成了株洲市民热衷的假期休闲生活方式之一，于世居于岛上的居民而言，在蚕桑缫丝之外，又多一项新的营生。

气候的因素，今年的桑葚季比往年晚了些许，估计要到月底才能渐次成熟——也不算晚，正好赶上五一长假的旅游旺季。此刻，桑林间有劳作的身影，清除杂草，平整田垄，为即将到来的桑葚季做好准备，届时，桑园里满满都会是游客的身影，人手一个塑料果盒，采摘的桑葚堆放其中，出国买单，依桑葚品种，20到40一盒，不论多少，尽管有不甘讲究的游客深谙工程学知识，盆中的桑葚层层叠叠地堆得老高，明显超出预期的售价，岛上人大气，并不争辩，至多不过腹诽几句，便苦笑着挥手放行。

种桑养蚕，蚕桑缫丝，缫丝换钱，千百年来，岛上居民藉此繁衍生息，不意时代发展，在此基础上又发展出多种经济生产形态，譬如以往只做小孩零嘴的桑葚，如今竟也得登可售卖的商品之列，还有原本只为缫丝之用的蚕宝宝，其效用也被发挥得淋漓尽致，蚕丝被自不需提，蚕蛹是岛上农家乐的热销菜品，即连蚕的粪便，洗净晾干，也是做蚕丝枕的好原料……岛上先民见此，又该是欣慰，还是惋惜呢？